

閱讀落差—— 城鄉、貧富與性別

遠見雜誌副總主筆 ◎ 游常山

溽暑 7 月，臺北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座無虛席，人人安靜閱讀。雖然讀報紙的佔多數，但是圖書館寬敞的空間、夠冷的空調，安靜適合閱讀的氛圍，在在使三民分館成爲民生社區一個熱門的公共場所。

曾幾何時，臺北市立圖書館（以下簡稱北市圖）的各分館和民眾閱覽室，都已成爲供不應求的地方，特別在各機關學校考試前夕。因爲，即使願意自己花錢泡 Starbucks 咖啡館或是茶藝館，都沒有這麼豐富的藏書可以自由取閱。

北市圖的開放時間，幾乎達到一年 350 天，每天早上 8 點半開門，除了週日和週一開放時間只到下午 5 點之外，其餘時間都是晚上 9 點才關門。相較於服務最周到的營利事業民營百貨公司的上午 10 點到晚上 10 點的服務時間，已經不遑多讓。

北市圖除了服務時間長之外，其實還有專業諮詢的社會教育功能。臺北市四十個分館和十四個民眾閱覽室，幾個大型的分館，如天母、西湖、三民、文山、大安森林公園旁的總館，都有專業館藏。三民是美術，西湖是音樂，天母是外語，文山是茶藝，大安森林旁的總館更有專門提供給兒童的小小世界外文圖書館。除了臺中市的國立臺中圖書館有類似資源外，其他 21 個縣市只有豔羨的份。

出了淡水河，很多鄉鎮的公共圖書館，只是聊備一格。

全臺 319 鄉鎮的一個共通的有趣現象是：經常新上任的鄉鎮圖書館館長是前任鄉公所民政科長。原因出自臺灣地方自治歷史悠久，盤根錯節的地方派系政治問題。那些沒有圖書館學專業卻去當館長的前任民政課長們，經常是因爲選舉站錯邊、跟錯人，競爭派系的候選人上臺後，因爲舊的民政課長有公務員資格，不能無故解聘，於是只能將其從民政課長改調圖書館館長或清潔大隊隊長。

可以想見，臺灣 319 鄉鎮的公共圖書館，除了臺中沙鹿、高雄永安、嘉義朴子、臺中大甲、苗栗通霄、南投埔里、嘉義竹崎、屏東萬丹、臺南學甲、彰化二水等……不會超過四分之一的鄉鎮圖書館，因爲經營績效好（背後原因很多：由於歷史悠久、由於鄉長重視，由於館長個人努力），讓鄉村住戶有臺北人的閱讀品質之外，其餘二百多個鄉鎮的公立圖書館，由於管理欠缺專業，硬體建設變官樣文章，聊備一格，他們的閱讀園地，其實是很荒蕪的。

相對於臺北市的公共圖書館館員，問起來，幾乎都是圖書資訊專業科系的畢業生，很多還



是歷練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圖書館的資深專業人士。這麼多專業人士服務市民，專業諮詢服務算是到位，但是市民的閱讀風氣仍待提升。（多數市民來圖書館「避暑」兼看免費報紙，對嚴肅閱讀，沒有多大興趣。）

以國際水準而言，臺北市民還不算愛讀書。北市圖館長曾淑賢曾經比較北歐的芬蘭和臺北，結果發現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一年內平均每位市民借書十六本，而臺北市民平均只有二本。臺北人不愛借書，出了淡水河的臺灣人更難得愛書，原因是臺灣整個社會愛書、崇拜智慧、尊敬專業的風氣，還未能養成。

臺灣人崇拜成功，但是現階段檯面上的所謂具備名位財富的成功者，很多人是不唸書的，即使是主持所謂「專業新聞談話性節目」的人也一樣。臺灣人對「非關事業」的書籍，其實不是那麼有興趣。曾經有媒體做過調查，臺灣人每年花在買書的金額，平均每人不到臺幣一千元，而且這還包括教科書。

所以臺灣雖然每年出版新書四萬多種，但是能賣到二千本以上的新書，可能連其中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很多書還沒上架，就迅速透過物流業回到出版社的倉庫。說的更殘酷一些，寫書、出書的人，比讀書、評書的人還多。這真是臺灣出版社和知識份子的悲哀，奈何臺灣社會演變至此，也很難扭轉書籍市場的正常運作機制。這其中，唯一能調和書籍市場供過於求的「市場機制」，以及各教育單位大力推廣閱讀風氣的「道德使命」之間的深刻矛盾，似乎只有公共圖書館了。

但是臺灣的公共圖書館是什麼面貌呢？這幾年，「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 口號喊得震天輦響，其實閱讀落差比數位落差更嚴重。空有圖書館硬體，沒有實際使用圖書館的在地人口，這才是臺灣公共圖書館面臨「無法實際發揮影響力」的關鍵。如何建立在地閱讀社群？公共圖書館可能在城鄉、性別和貧富階級差距的議題上要更敏感一些，才能把預算和人力用在刀口上。

曾經，有幾次跟隨企業去參觀，看他們的公共事務如何回饋社會——下鄉「濟貧」；通常，科技業喜歡捐電腦，因此包括一度是北臺灣最難到達的新竹縣尖石鄉司馬庫司部落，現在也都被臺北的科技業照顧到，而且更難得的是，美商臺灣惠普科技 (HP)、臺灣微軟 (Microsoft) 等都是長期承諾照顧，所以數位落差的硬體部分，已經在高科技廠的努力回饋社會下，落差不大了；更何況美商的捐贈實物，也都是他們的專業產品，所以「專業對口」毫無問題。

差的其實是「人氣」。

所以鄉下的公共圖書館，必須兼做社區總體營造，可是「社區營造」的概念一旦隨主流思潮落入「鮪魚季」、「風鈴季」等慶典概念後，跟真正的社區營造其實關係也不大。

一個大型節慶的煙火放完後，鄉村的文化生氣繼續奄奄一息。對沒有人、沒有錢的鄉下而言，栽培在地讀書會與培養當地的讀書風氣，只靠縣政府文化局圖書資訊課的指導和補助，或是民選鄉鎮長的體認，這是奢談。

鄉村的閱讀風氣，只有靠在地的有心社團來提倡。嘉義縣新港鄉透過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義

工吳麗容老師的長期主持，使用「圖書巡迴車」讓新港鄉內的三萬二千名鄉民，無論再怎麼偏遠的村落，鄉民都能借到書，的確是溫馨感人的做法。這種做法後來也被部分縣市沿用，影響深遠，值得臺灣公共圖書館界引為經典，持續效法。

「新港圖書巡迴車」是新港文教基金會成立二十年來，三任理事長陳錦煌醫師、邱晉煌董事長、張瑞隆老師，如接力棒賽般的堅持不懈，不斷耕耘所致！臺灣其他三百多個地方鄉鎮，是否具備有這樣強而有力、歷史悠久的民間社團來倡導閱讀風氣，實在令人存疑。還有一個問題是地方青壯讀書人口太少的問題，推廣讀書會是一個策略。目前讀書會模式運作成功的個案比較多的是，臺北縣、臺中市、新竹市這些都市。

臺中市的七七讀書會是一個有意思的團體。他們聚集了非常多的上班人士。任教臺中市私立明道中學的凌健老師，是七七讀書會的志工「公關」，透過網際網路、無遠弗屆推廣閱讀，而且所讀多屬怡情養性的文、史、哲等非關考試升遷、專業培訓的「自在閱讀」，特別令人難忘。每一個成員都可以上臺分享：嚴肅如《世界是平的》，輕鬆如海明威的《巴黎：流動的饗宴》、感性如夏祖麗為其母親立傳的《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對一個中產階級人口逐漸厚實的臺灣第三都會，的確令人欣喜。

然而，這樣的閱讀風氣，不可諱言是建立在富裕的中產階級為主的都市文化上。鄉下面臨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實是生計問題。

生計問題這種基本需求無法解決，無法談到上層的性靈修養問題。

所以，再來我們可以談：貧窮與閱讀是否有密切相關？

專攻教育理論的學者大多主張：「教育」是「脫貧」的主要手段。約二百年前美國的「國民教育之父」——Horace Mann，他主張國民基礎教育（其實當時只是小學）是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平衡器」（The Great Equalizer）；國民教育，是窮人翻身為中產階級的社會大事業。

臺灣在1968年也延伸Mann的這個理想，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於是我們有幾乎99%的識字率，而過去半世紀臺灣社會的「既富且均」的經濟發展奇蹟，某種程度也是受惠於九年國教。

但是這幾年，孩子們幾乎都可以唸書，只是繳不起學費，甚至吃飯的午餐費。這樣回歸到最基本的「民生問題」，常讓人不知要如何對「為五斗米折腰」的家庭，談「推廣閱讀」。

最近幾年，繳不起學童午餐費的新聞，也經常在媒體批露，一次我為女兒交學費，國泰世華銀行的櫃檯小姐瞄了一眼收費四聯單：「怎麼現在國小的學費這麼貴？以前不是幾百塊而已？」我看了一下說，「因為是包含四個月的午餐錢，學費其實還是很便宜。」因為過去是每個月交七百五十元，四個月就是三千二百元，加上學費就是將近四千元。於是我恍然大悟，為什麼中南部有不少失業父親，交不出子女學費，他們是因為子女吃不起營養午餐。

我們經常以為，貧窮已經離臺灣很遙遠，事實上，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在臺灣社會。

今年兒童節前夕，我隨電信業者臺灣大哥大公共事務處處長阮淑祥去屏東縣枋寮鄉探視基督教會收容的家暴小孩、母親是外籍新娘的小孩。那裡有二十多名深受「家庭暴力」荼毒或是「文化隔閡」的弱勢小孩，最大的居然也高一年紀了。長得瘦小，沒有安全感。失業的父親是



家中恐怖的來源，靠著傳道人陳水梗、李國清夫婦的庇護，每天幫他們做飯、洗澡乃至陪讀。李氏夫婦念高中的女兒，每天都要在枋寮那近半世紀屋齡的教會內，目睹枋寮鄉內的受虐兒童，在自己父母的呵護下恢復成正常小孩的活潑好動。她說：「有時真的很不平衡，到底是誰的爸媽！」

雖然如此，她和妹妹畢竟是受基督教洗禮的小孩，還是願意包容這群可憐的弱勢兒童，即便我去拜訪的4月3日兒童節前一天，才有一個怒火高漲的施暴父親，揚言要倒一桶汽油，把老教會的三層樓燒掉。李國清趕快報警處理，那天，縣政府的家暴官也特別來關照。

我看到他們有一些課外書可以讀，是教會給的宗教勵志書籍；他們都會上網、會打電動、數位落差並不嚴重，至少在打電動的技術上。我也發現，這二十多位受虐兒也在李氏夫婦的愛心下，開始認真學習閱讀、寫功課。

有人抱怨在這樣物質貧窮、親情匱乏的生活環境下，我不知要如何推廣閱讀運動。但很多信仰虔誠的人，默默埋頭就去做了。

十多年前臺視新聞主播出身的阮淑祥處長和她的長官臺灣大哥大總經理張孝威都是虔誠基督徒，透過「中華基督救難協會」的呼籲串連，將臺灣大哥大原有的公共事務資源，認捐一部分，以每個月一個小孩一千元的救助基金，挹注給屏東枋寮這間收容可憐孤兒的老教會。

當然，臺灣的公共圖書館界太窮，管不到這塊屬於社會工作濟貧的領域。但是如果推廣閱讀運動可以幫助弱勢群族，超越這些世俗經濟問題的不義，我想，公共圖書館界也樂得協助解決社會問題吧。

貧窮議題之外還有性別問題。性別，這是人類社會亙古以來的大問題，我也講一些個人的親身體會。閱讀有無性別差距？明顯的數字看來，臺灣的女性比較親近書。相較於男性，女性閱讀的人口一直比較多。書市的女性讀者一直超過男性，有機構統計購買雜誌的人口，女性一直佔到六成，只有財經、管理、科技方面的雜誌，男性才有人數較多的現象。而且女性閱讀的種類繁多，不限於軟性讀物，而且不像主流的男性讀者多屬功利性閱讀，只看管理的、專業的。

性別一直是圖書館學界不擅長的議題，但它是所有資源、權力分配的一個項目（特別是大學、公共圖書館界，過去都是女性就讀的比例偏高），它也是社會科學各學門的學者喜談的差異，但是各行各業的高階主管，通常被要求是「性別盲」（gender-blind），尤其是政府和商業界。男主管做得到的女主管一定可以，家庭、小孩都不是藉口，甚至要比男人更優秀，「乖女孩得不到大辦公室」。

但是，回到現實的紅塵人間，社會的傳統價值又要求女性回家扮演「賢妻良母」。很多女性感嘆沒有時間閱讀。

現在又常常聽見產官學各界在說，全球人口老化嚴重，臺灣尤其激烈，因為每一百對夫妻，才生112個小孩，出生率是全球第二低（只贏過韓國）。

出生率低是因為職場女性有更多元的人生道路抉擇。

工作取代家庭，成為新世代女性人生的第一重心。於是新世代女性閱讀更多專業領域的書

籍，追求個人更大的事業領域，更寬闊的人生視野。

事實上，性別議題在美國、歐洲已經是如日中天的議題，現在社會科學、比較文學乃至科學史領域，都有勢力範圍極大的所謂「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主張社會上各領域所有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其實都是男性文化、男性價值觀所建構出來的，所以只適用於全世界的一半人口。

在西方 1960 年代女性主義觀念剛出來時，被當作激進份子的偏頗論述，學界主流沒人理會。今天呢？很多聰明的女人早就知道：女性主義的思潮對幫助掃除性別歧視，協助她們自我實現和提高日常生活品質大有幫助。但是這個目前很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在她們母親那個年代的職場婦女是充耳不聞的。

其實不只是家庭婦女，就是在象牙塔內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也常爲了要遷就世界上無所不在的男性典範而壓抑自己。這種自發性的壓抑，直到二十多年前才成爲美國菁英大學討論的重點。

然而多年來女性的專業閱讀和研究，終於使她們有能力與男性有權力者對話。其實性別與教育的議題，何止是道德理性的發展這個層面而已？在很多領域，女性已經不只撐起一片天了。除了菁英女性，弱勢女性（外籍配偶、外籍母親）理應也是臺灣公共圖書館界要服務的核心客戶，但是她們從來不上圖書館。她們來自越南、印尼、大陸，大多知識水平不高，她們的夫婿、公婆要她們乖乖在家帶小孩、照顧公婆、做家事就可以了，不要亂跑。所以，各鄉鎮圖書館永遠找不到她們的足跡。

但是公共圖書館界應該主動去尋找她們的身影，甚至辦理「越南文化週」、「印尼文化週」這些專題，連同外籍配偶的公婆、夫婿都邀請，讓她們不要和臺灣的土地產生孤絕的情境。

公共圖書館界或許也可以更關心這「內外煎熬、公私兩忙」的第二性。這樣說來，公共圖書館真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只是欠人、欠錢的公共圖書館又有誰來關心？寫到這裡，我突然擲筆三嘆，寫不下去了。

最後我要提醒所有臺灣人：公共圖書館，可以是二百年前美國國民教育之父 Horace Mann 說的「偉大的社會平衡器」(The Great Equalizer)；過去的小學，今天的公共圖書館，少了這些開啓民智的公共教育投資，社會二十年後必然付出慘痛的代價，無論是青少年犯罪，無論是結構性失業，乃至更嚴重的家庭解組、人力資源不足等種種治絲益棼的挑戰。▲